

控辩双方电视直播中唇枪舌战,上演了一幕

城管小贩打擂记

这一次,小贩见了城管,没有收拾东西拔腿就跑;城管见了小贩,也没有冲上前去赶人。这一幕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城管局七楼的会议室,左边坐着城管,右边坐着小贩。

但双方的对话依然充满火药味。“请问对方辩友,游商占道影响市容阻碍交通,难道不应取缔吗?”“请问对方辩友,是面子重要还是民生重要?”

这是一场辩论赛,10月26日启动初赛,11月15日将在成都电视台播出决赛和颁奖仪式。辩论赛的主题为“游商占道是否应当被取缔”,正反双方的观点分别为“坚决取缔”和“不予取缔”。

参赛的除了10支来自四川大学等高校的团体队之外,还有6支队伍,是由城管、小贩和普通市民报名组成的个人队。

城管要维护秩序

小贩要赚钱

二者天然冲突

“游商占道不合理不合法,为什么不当取缔?”“如果对游商坚决取缔,他们的民生又该如何解决?”

正方四川大学队的问题刚一出口,反方进步队的李莉立刻反问。

当听到对方“应当引商入市、让游商租赁摊位”的回答,李莉立刻大声说:“我就是小贩,我告诉你小贩是怎样生活的!你们根本就不明白!”

今年44岁的李莉,在成都郊县的街边卖卤菜。因为听力障碍,她需要把耳朵靠在顾客嘴边,才能听清对方要买什么。但这位离了婚的母亲,坚决不肯领救济金过日子,因为“能养活自己,为什么要让别人救助”。

小贩何涛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他是反方和谐队的成员。

当正方提出,“小商贩们可以改行去当环卫工、农民工、大厦清洁工”,老何毫不客气地表示,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当听到一个正方辩手称“没亲眼见过城管暴力执法”时,他撇了撇嘴评价:“生活圈子真小!”

比起训练有素的大学生辩论队,小商贩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辩论赛,不但“没有查资料”,也没有准备正装。对手拿着厚厚的打印稿,对着墙背诵时,李莉摩挲着一张白纸,上面是写得满满的发言提纲,“都是自己以前的酸甜苦辣”。

私底下,李莉思路清晰,滔滔不绝地讲着自己和家人被城管“呼来喝去”的故事——争执时推推搡搡,说话的语气也“特别凶”。

“家里就这么一辆三轮车,说没收就没收了,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,损失太大了!”她回忆同样身为小贩的弟弟遇到的事,又谈到自己一个月的毛收入只有一两千元,还得养活70多岁的父母和年幼的儿子,可如果在市场租赁摊位,每月租金就得五六百元。

但一站在赛场上,被摄像机对着,李莉只能对正方的大学生们反复强调“小商贩的苦你们根本无法想象”。她哽咽着无法组织好语言,坐在前排的观众甚至可以看到她微红的眼眶。

全场立刻爆发出持续数秒的掌声。一名坐在台下的城管,甚至觉得“鼻子发酸”,带头给李莉鼓掌。

小贩们诉说着小贩的委屈,可城管们似乎也一肚子委屈。

正方结庐论道队的队员老陈,正是一名城管员。攻辩环节,他大声质问对方:“当游商摆摊占用了盲道、消防通道时,人民的生命安全又该如何保障?”

私下,老陈对记者感慨:“我们刚要上前劝说,小贩立刻躺地上开始喊,旁边立刻有群众拿出手机开始拍,嘴里还喊着,‘城管打人啦!’”

甚至,一个小区的居民举报了几个占用公共通道的小贩,等他们赶去,居民又和小贩一起骂城管。

老陈再三保证,自己从来没有过“不文明的执法行为”。遇见那些老幼病残的,他也“于心不忍”。听着台上小贩们慷慨激昂的话,老陈无奈地摇头苦笑:“城管要维护秩序,小贩要赚钱,二者天然冲突,矛盾是避免不了的。”



相关链接:

2013年11月10日,在蔡甸区中医院门口,一名男青年因与洒水车司机发生矛盾,随后有城管人员将男青年打得头破血流。

2013年11月3日10时许,在七台河北岸新城小市场附近发生一起,城管集体打人事件,当事人王永江,男,44岁,当即被多名城管集体围攻,至现在有时昏迷,有时清醒的状态。

2013年6月24日,西安市民郭某在摆摊时被西大街综合管理委员会办

公室下辖区巡管队小组长,带10余人群殴致伤。

2013年5月31日下午在延安杨家岭附近,延安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商户发生撕扯现象。商户称有城管执法人员双脚跳起猛踩倒地商户,有城管队员身上散发着浓浓的酒气。

2013年5月28日,张家口市帝达广场附近一女商贩因与城管发生争执,女商贩及其赶来的丈夫被十几名城管殴打近十分钟,两人身上多处受伤,后被送往医院治疗,这是半个月来该市发生的第二起城管打人事件。



大家来这儿,是希望能找到化解矛盾、和谐共处的可能性

像猫和老鼠一样天然对立的城管和小贩,如今坐到一起,双方都经历了一个适应的过程。

当辩论赛的方案第一次在市城管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拿出来时,城管们都“惊呆了”。文件下发到各个区分局,数名在大学时有过辩论赛经验的基层城管,作为社会选手报了名,经过海选后,组成了两支队伍。

据该局宣教处一位负责人称,辩论赛的初衷是向包括小商贩在内的社会群众,展示城管的正面形象,也“让更多人思考游商占道经营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”。比赛邀请5名专家担任评审,包括四川消费维权律师邢连超、西南交大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光等。

在街边摆摊摆了13年的何涛,偶然在微博上看到“游商占道辩论赛”的消息,犹豫了几天,还是决定把满肚子“想对城管说的话”,一股脑儿都说出来。尽管担心被“枪打出头鸟”,老何还是打算相信城管这一回。

来自社会各界的报名者有150余名。通过海选,确定了30名参赛选手,这些人当中有律师、医生、教师、公务员,也有几名小贩。

但在赛前举行的个人辩手见面会上,只有17人到场,有小贩表示,自己在“深思熟虑”后决定退出比赛。

最终鼓起勇气来参赛的小

贩,都是第一次踏进城管局的大门,和城管“正常说话”。何涛开玩笑说,在这之前,只要远远瞥见城管过来,他就得搬着摊子上的货物,“拼命逃跑”。坐在城管局会议室里时,老何觉得“真有点儿紧张”,他怕自己无法清晰地表达出想要告诉城管的话。

据老何介绍,和谐队的队名,是队友们一块儿起的。因为大家来这儿,是希望能找到化解矛盾、和谐共处的可能性,“不是来骂城管几句出气的”。老何说,自己的殡葬摊很难在农贸市场找到合适的摊位,又没有租用店面的钱。他自豪地反复保证,自己的货“比很多店里的都要好”。说着,还把手机通讯录翻了好几页,“都是老客户的电话”。

同样是头一次进城管局,李莉却不紧张,甚至还有点“兴奋”,她笑着表示,原来城管“也不全是坏人”。

赛前,主办方原计划用抽签决定正反方,却遭到选手们的一致反对。小贩们个个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观点。一个新闻专业的大学生选手甚至毫不客气地表示,如果他抽到的是正方,一定“直接退出比赛”。

有意思的是,由3名城管和1名教师组成的蜀韵草堂队,坚定要求当反方——站在小贩的立场。最终,主办方决定修改比赛规则,允许选手按照自己的观点选择正反方。

有多次想要上前“表达善意”对方就和过去一样“跑光了”

辩论赛后,有城管表示,自己还是第一次从小商贩的角度去思考问题。

“以后遇见小商贩,我大概会比以前更有耐心。”一名参赛的城管说,辩论赛上提到的很多问题,其实都是他“这两年的工作中不断被人问及,也不断问自己的”。

“我不觉得城管的立场就要和小贩对立。”蜀韵草堂队的三辩马俊说。他向记者列举了几条在比赛中提出的解决方案,如“开辟公益性市场”、“合理规划步行街”。马俊也承认,在参赛前,这些都“从来没想过”。

比赛后,马俊觉得自己对小商贩有了更多的理解。上街执法时,他几次想上前“表达善意”,可还没走到小贩跟前,对方就和过去一样“跑光了”。

“游商占道的问题其实我们已经思考很久了。”成都市城管局机关党委书记范国刚对记者说。同时他表示,怎样才能“在保证更多人利益的情况下严格执法”,或许“并不能通过一场辩论赛就解决”,后续的规划和措施,才是接下来的工作重点。他介绍,成都或许将进行试点,在各个区县有条件的区域,设置临时“夜市”摆摊。

“游商占道归根到底是市场规律决定的。”担任评委的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

副所长胡光伟说。在他看来,城管和小贩,应该多一些沟通的平台,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获胜,最后的政策制定,还是应当遵循市场规律。

最终,由包括小商贩在内的社会人员组成的“进步队”、“和谐队”,在复赛中全军覆没,无缘半决赛。对于这个结果,几位小贩都觉得“可以料到”,离开会场前,几名小贩一起在赛场前合影留念。

“其实我不希望游商消失。”四川大学的一名辩手私下对记者说,“我也常在小摊上买东西。”她刚作为正方,把进步队给淘汰了。

复赛之后,老何继续过着他“一看到城管就跑”的日子。他听说成都东门开了个旧货市场,摊位费只要一天5块钱,可惜“离家太远了”。“政府在每个区多开一些这样的市场就好了。”他的声音里满怀期待。亲戚朋友在网上看到他比赛的视频,有支持的,也有说他“吃饱了撑的”,而老何自己觉得,“把心里话都说了,很满足”。

李莉则接到不少陌生人的电话,几乎都是称赞她在赛场上的表现“太勇敢了,太厉害了”。

被问到是否遗憾时,何涛笑眯眯地给出了回答:“听到当反方的城管一直替我们说话,挺过瘾。”

(据中国青年报)